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2024年1月3日 星期三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石凤华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刘小宁



温暖卡

□杨明明

寒冬。白莹莹的雪。

临窗而坐，我一张张地细读散落在办公桌上的温暖卡。

“前些日子，您给我们讲教授和他的植物人妻子的故事时，说我是个很有想法的人，想听听我对这个故事的看法。当时，我震惊了。有人曾开玩笑说我不是个‘良民’，也有老师说我很好。这让我一度迷茫，我到底是‘好’还是‘不好’……”我哑然失笑，不由想到以往的青葱岁月，那时的自己也是如此懵懂，经常在别人的随口评价中迷失。我略微斟酌，认真回复：“研学时，身为班长的你特别惹眼。你会主动维持队形、关爱同学，你很有领导力且正气，如你这般有责任心、能积极承担责任的男生很难得，大家似乎都习惯了听从、顺从、服从，少有主动表达、主动做事的意识。总之，你成熟、稳重又灵活，很有人格魅力。”虽字字皆褒，却无虚言一句。

“亲爱的语文老师，与您的每一次单独交流我都从未忘记。您才教我时，经常在课堂上指出我学习的问题，一度让我误以为您不喜欢我。直到有一次，你轻拍了一下我的胳膊说‘你最近进步很大，我都看到了’，不知为何，一股暖流直击心窝，有种被认可的惊喜，原先压在心底的疑虑也顿时释然。您还曾和我说过‘我和你说话时，你要抬头看我的眼睛’，初始我觉得很别扭，后来我才发现这能让我感受到您的真诚，的确很受用。老师，谢谢您，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之外的东西。”她是个很优秀的女孩，没想到会如此在乎老师的鼓励。我不由感喟。

杰出如他，亦是。“老师，您教了我两年，我对您的感情十分深厚。想必您对我的缺点也十分了解，主要是书写差。前段时间，您表扬我书写进步后，我便有意识地放缓书写速度，争取每个字都认真端正……”这让我有些始料未及，他的成绩出类拔萃，可书写“人见人愁”，我苦口婆心说过多次，无效果。没想到竟是一句不经意的夸赞，打开了他书写认真的大门。我再次感喟。

认真地回复着每张卡片，我揉揉酸涩的眼睛，扭头望向还在飘洒的雪粒，心中有种莫名的东西在滋长，是责任，是庆幸……沉甸甸的。

“老师，上初三以后，我在语文课堂上有了许多第一次的体验：第一次抽签检查，第一次根据小组的表现来做不同的作业，第一次给老师写信……对我来说都十分新奇，让我学习语文的兴趣空前高涨。”“上次您学习回来给我们分享的两个故事让我受益匪浅，以前我读书完全是为了应对考试，从没想过还可以从书中的人物汲取力量，这激起了我对阅读的兴趣……”看完这两张温暖卡，我不禁唇角上扬，我教过的每级学生几乎都能感受到，语文老师爱折腾。其实，他们不知道，这些所谓的“花样”都是我阅读教育书籍或是外出学习的收获。每每产生教学触动，我都会习惯性地把思绪落到学生身上，我会揣摩，该怎样将这些触动转化为教学策略，让学生乐于接受，又能产生好的效果。

就比如这温暖卡的缘起，其实，十分简单。我外出培训，一位教师在报告中提到一个几乎连课本也不拿的初三学生，因为老师夸赞他写父亲的几句话有真情，他竟深受触动，发愤图强，出人意料地走进了高中的大门。我忽而意识到，老师的鼓励比想象中还要有力量。于是，回到学校，我便让学生写温暖卡，有关语文学习的任何触动都可以写给我，我一定会认真回信。对于学生来说，口头鼓励有时效性，文字的力量相对持久。而课堂紧凑的节奏也容不得我拿出太多时间来鼓励，书面表达可以让我们彼此的沟通更从容，更有针对性。

我的初衷是能在初三这段学习任务繁重的岁月，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与支持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会被“反向”温暖。“第一次见您，便觉得您博览群书，很有气质，真正的‘腹有诗书气自华’。您上课时经常会和我们分享自己读过的书，不禁让我对它们也有了兴趣，周末，我经常静下心来读会儿书，感觉岁月静好。”“我特别喜欢听您讲课，您会给我们讲身边有趣的故事，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，还会给我们讲历史人物，开阔眼界。您也会和我们分享您写的文章，不得不说，您的文笔真的很好，这让我也有了写作的欲望。”“您之前随口一提的《巴黎圣母院》，我找来读了，还未读完。在我心中，您母性光辉、刻苦努力的形象如主人公爱丝美拉达一样美好……”读着这些诚挚的文字，欣喜之余我想要更好地成长，为他们。

“关于‘词穷’，唯有读书和写作才能克服。学习语文的终极目标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，让别人准确知道你想要出口的话。”这是我给一位有“词穷”困扰的学生的回复，亦是我给自己的鞭策。为师，传道授业解惑；为生，汲取吸纳成长，本是不同角度的同根同源，若缺乏有效的沟通，便会生出不必要的“对立”。

窗外，风肆虐，卷起雪粒撒欢儿。我把桌上的温暖卡擦整齐，仿佛看到了一张张被清浅文字浸润的笑脸。

西山

□李晓

七八岁时，我就知道了西山，王伯伯就是西山人。西山具体在哪儿，却不知道。只知道它在我们村子的西面，因为每次王伯伯领着秋菊总是从我们村西的晚霞中来。

西山离我村有多远，也不知道。只听父亲说，走过我们村西的渠河，还要往西，要走过许多我不认识的村庄。王伯伯说，他每次来我家都要早起，都是迎着西山蒙蒙的晨光一直走到我们村西的暮晚。

王伯伯是我父亲的战友，他们亲如兄弟，从我记事起，每年临近过年时他都来我家，住一宿后，翌日一早去县城。他来我家是为了走亲访友，去县城是为购置年货。他每次来，肩上都搭着两个布袋，装着花生和山楂。母亲每次都怪他：“走这么远的路，干嘛带东西！”他咧嘴一笑：“都是自家产的，不花钱。”

我听了很羡慕，还是山里好，不花钱就能吃到这些好东西。他就诱惑我说：“你跟我去西山，我领你进山，采摘更多的好东西。”

母亲吩咐我快给他倒水。他接过茶缸后，从口袋里掏一把山枣给我说：“这是你妹妹让捎给你的。”“妹妹”就是他的二女儿秋菊，比我小一岁。王伯伯有三个孩子，都是女孩，一直盼着有个儿子，他与我父母曾商议两家换一换，因为我母亲有两个儿子，也想有个女儿。母亲嘱咐王伯伯下次把秋菊带来。我也很想看看这个妹妹长什么样。

我上初一时，王伯伯把秋菊带来了。她比我矮一头，穿得跟男孩子一样，皱巴巴的蓝色上衣紧裹着她尚未长开的纤瘦身体，像一棵豆芽菜。刚开始，还怯生生的，我领她到大街上玩了一会儿，她很快就显露出山里孩子的野性来，还怪我说她是豆芽菜。我说这只是个比喻，她说比喻也要比喻个好听的名字，逼我想出个好的比喻。见我想不出，就用拳头捶我。她的手虽然很小，却硬得像石头，鼓点般落在我身上，头上那对羊角辫欢呼雀跃着。我忽然想到了迎春花，她听后，才抿起嘴满意地笑了。她笑得有些羞涩，让我感到了女孩天生的妩媚。

从此，秋菊每年都要跟着父亲来我家。我们每次分手，都会承诺下次要给对方准备什么礼物。每当入冬时，我就开始盼望与她兑现彼此的承诺。在我的期盼中，秋菊跟着父亲又从村西的霞光中走来了，已经开始发育的她，像朵即将绽放的花儿，婀娜地呈现于我的视野中。我像鸟儿一样快活地飞过去。

每年的等待真漫长啊！在充满期待的岁月滋养下，我们都长大了，她长成了楚楚动人的大姑娘，接过了父亲手里的庄稼活；我进了城，成了一名国营企业的工人。我工作后的第二年，与秋菊约好，要陪着她把县城好好逛一逛。

临近过年时，秋菊却没来，王伯伯也没来。我问父母，父母说他们忙。后来，我才知道父亲曾许诺与王伯伯做儿女亲家，但我成了工人后，他却反悔了。王伯伯一怒之下，就与我父亲绝了交。二十多年亲如兄弟的战友就这样掰了！

第三年秋后的一个上午，秋菊被一名男青年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驮着，来到我家。她对我母亲说，他们要去县城购置结婚用品，顺路过来看看。她连午饭也没吃，就去了县城，给我留下一双绣花鞋垫。这双鞋垫是我们上次分手时她应承的，我也应承给她一条手绢。她没找我，看来她不想给我兑现承诺的机会了。

我曾想去西山找她，但打听到西山是泛指，指的是马庄西面的山里一带，不知秋菊家究竟是西山哪个村。我最终没去西山的主要原因，是没法面对她与王伯伯。我只好把手绢连同对秋菊美好的记忆珍藏起来。我像父亲一样，也失信于人了。但我一直对那神秘而又美好的西山充满向往。

木瓜

□孙爱勋

果园边上，栽了几棵木瓜，长势良好，葳蕤蓬勃，每年都结好多木瓜，淡黄色，椭圆形，上上下下吊在枝干上，很好看。

每年秋天，朋友大老远跑来，围园子看一圈，说木瓜熟了，可以摘了吧？朋友不吃木瓜，只是闻香，他把木瓜放在书架上或者打个眼，用红线串着，吊在衣架上。木瓜香气浓郁，还带股子甜味，几个木瓜放在房间里，整个房间就缭绕在一片香气里，衣袂飘香，笑容也是香的。

没见谁吃过木瓜，母亲说她吃过。那是上世纪60年代，日子穷，吃不饱。母亲就把木瓜放在碓臼里捣碎，盛到碗里吃。木瓜皮厚肉硬，硬啃是啃不动的。我问母亲，木瓜到底啥味？母亲笑笑说，多少年了，早忘了，反正味道不甚好，更不香。

后来，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，他说：“昆明人把木瓜切成薄片，浸泡在水里，用一个桶形的玻璃罐子装着，于水果店的柜台上出卖。我吃过，微酸，不涩，香脆爽口，别有风味。”

看来木瓜是可以吃的。

木瓜有药用价值，这我知道。《本草纲目》说：“强筋骨，下冷气，止呕逆，心膈痰唾，消食，止水利后渴不止，作饮服之。”有一年表姐腰痛，母亲不知从哪打听到个方子，把木瓜切片晒干，又添了一些别的什么草药，放高度酒里浸泡，半年后拿去给表姐喝，病果真好了。表姐来我家串门，夸赞母亲是半个大夫，理所当然地“顺”走了半袋木瓜。

木瓜是非常讨人喜欢的。去年春天，我又在园子周边种了好多棵木瓜，不只因为实用，更因为喜欢。春天里，木瓜花如繁星般绽放，火红的花瓣环抱着娇嫩的花蕊，亮丽清雅，香气幽幽，十分美好。

后来，我也在书房里清供了一盘木瓜。晚上读书，一杯暖茶，木瓜清香，缭绕环绕。植物的美好注入生活，成就了人生的美好。